

中国当代
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
精品书系

少军 主编

卡门的舞步

卡门美丽的舞姿让爸爸和我都很陶醉。
只有哥见到卡门时会指着它的鼻子呵斥一顿。

每当这时候，
卡门会像车窗上的雨刷一样，
左右快速地跳来跳去。

是心中惭愧，
还是对哥有些害怕呢？

翌平 著
山东教育出版社

中国当代
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
精品书系

少军 主编

卡门的舞步

翌平 著
山东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卡门的舞步/翌平著. —济南: 山东教育出版社,
2014

(中国当代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精品书系/少军主
编)

ISBN 978-7-5328-8450-6

I. ①卡… II. ①翌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
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01252号

中国当代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精品书系

卡门的舞步

翌平 著

主 管: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 版 者: 山东教育出版社

(济南市纬一路321号 邮编: 250001)

电 话: (0531) 82092664 传真: (0531) 82092625

网 址: <http://www.sjs.com.cn>

发 行 者: 山东教育出版社

印 刷: 济南森众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规 格: 880mm×1330mm 32开本

印 张: 5.125印张

书 号: ISBN 978-7-5328-8450-6

定 价: 19.80元

(如印装质量有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(电话: 0531-88167888)

目录



美 声.....1



流向大海的河.....18



小西湖的夏天.....39



猫 王.....56



那波里舞曲.....80



斗蚰蚴.....95

卡门的舞步.....104



杨立学车.....114



槐树下.....119



甩 鞭.....126



约 拳.....134



炉灰墙里的梅花.....142





美 声

商老师弹出一连串流畅的音阶，“咿咿呀呀”地唱起来。他的背挺得笔直，唱到高音的时候微微皱了下眉，脸上带着陶醉的笑意。最后的一个“啊”字拖得特别长，商老师扭过头来望着我们，那眼神分明在透露高音的要诀。我和胖子露出由衷钦佩的神色，他头和身子拧了个大麻花儿，还能发出如此锃亮悦耳的高音。

商老师的手指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地敲了个来回，戛然收了声，身子转过来满面红光地望着我们：“明白了吗？”

“明白。”

“那好，来一遍。”说着，他开始弹琴。

我和胖子使劲唱起来，比起商老师，我们俩的声音有点干涩，商老师的说法是“缺乏圆润”。

“legato、belcanto，要连贯，圆润，唉——”商老师的叹气声都那么响亮、好听。

唱到升4的时候，胖子和我的面部肌肉微微扭曲，我们的“啊”声总在这个位置上开叉。商老师无奈地停下来，使劲儿把胖子紧握琴槌的手指掰开，掏出手绢擦了擦钢琴上的汗迹。胖子一脸羞红地站在那儿。

“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唱歌最重要的就是放松，像我这样。”商老师挺直了腰板，使劲“啊”了两声，洪亮的嗓音铮铮作响。“不能握东西，谁教你的这个坏毛病，你看世界上哪个顶级歌唱家唱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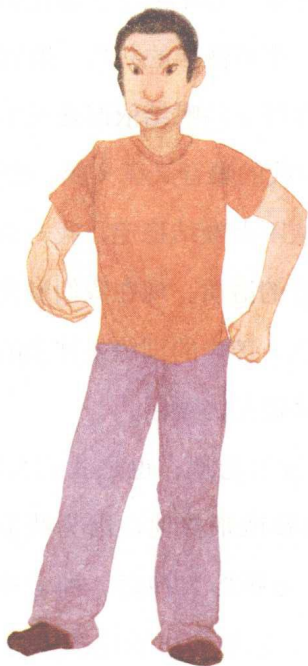


的时候要攥东西？手上一用力声带就会紧张，怎么唱得上去？”

我们又努力地试了两次，胖子紧紧捏住了我的一根手指，疼痛让我的声音冲劲十足。尽管我们用出吃奶的力气，但还是撂倒在那个音上。商老师沉默了一会儿，目光掠过我俩，望了望我们身后的刘浩。

“你来给他们示范一下。”

刘浩自称大师兄，他跟商老师学了一年，现在已经能唱一两首小夜曲了。他把我俩向旁边挤了挤，凑到了商老师的身旁。刘浩比我们强，唱到高音的时候虽然也打晃，可还是脸红脖子粗挺得住。



商老师让他在高音区反复打磨了一阵，满意地合上了琴盖。

“你俩听听，高音是美声里最出彩的部分。刘浩还不错，天生的自来高，这样的条件只需要调教一下就能成为优秀的男高音。你们俩不成啊，音域太窄，不适合学美声，唉——”

说着，商老师的手指习惯性地顶在我的喉咙上，照他的说法，好的美声歌唱家声音越高，喉结越稳定，甚至有些下沉，喉结向上跑声音就会憋在气管里，所以唱不上去。

商老师给我俩又做了一次示范，望着他光润而厚实的双层下巴，我和胖子有点自惭形秽。唱到高音时，商老师的喉结果然微微颤了几下，然后霍地垂落分毫，稳定地悬在他松弛的脖颈中。他张大了嘴，丹田气推着高音，带着颤颤的共鸣，砸到天花板上。

轮到我们的了，我和胖子的喉结依旧毫无节制地往上窜。我真怀念没变声的童年，那时我的嗓音又亮又飘，就像是发自一只小海豚。因为还没喉结，也就谈不上喉结稳定，我一直坚信那时的我，更具备成为一名美声男高音的潜质。现在我们最羡慕的人是刘浩，他很能喊。按商老师的说法，美声的训练是神圣的，更是辛苦的，对于天生音域狭窄的我俩来说尤为艰巨。

商老师是学校的音乐老师，也是我们街区有名的歌唱家。我和胖子之所以死皮赖脸地来找他，因为我们太喜欢西洋歌剧了，我们还相信商老师能化腐朽为神奇。商老师免费收了不少学生，其中不少人都在市里、区里的声乐比赛中得了大奖，可商老师对

我俩兴趣不大，作为本区著名的演唱家和声乐老师，他完全有资格挑肥拣瘦。

二

我的名字叫柳雅鸣，胖子同我住一个楼，他的本名叫崔永苑，和电视台的那个主持人同音。我们俩都是美声发烧友。

我的卧室不大，除去一张床和一张写字桌以外，剩下的空间仅供我转个身的。墙上挂满了世界四大男高音的画像，这些都是我从网络上和音像店里淘来的。我最喜欢的是多明戈，那个白发老人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来过中国。他的声音甜美、浑厚，有男高音的明亮，也有男中音的沉稳和矜持。我把他的歌剧选集碟片收藏在我的书架上，最喜欢听他唱《卡门》中的《花之歌》，《茶花女》中的《阿蒙的咏叹调》。

胖子同我有些不同，他最崇拜的偶像是帕瓦罗蒂，那个意大利的“high C王”。胖子家有一套专业的CD机，有时候我们聚在他家别墅的地下室里，跟着碟机一起K歌。别说，除去嗓音外，胖子的举止做派还真有点帕瓦罗蒂的意思，尤其是他的肚子，很有老帕的风采。可一唱到高音的时候，我们俩就默然了，像我俩这样的鸡公嗓，只有跟着影碟假唱的份了。

其实我和胖子一样，是个不错的琴手。我的乐器叫作中阮，一

种很古老的拨弦乐器。我刚记事的时候，爸爸就把一把特制的琴塞在我细嫩的小手上，把家庭祖传的演奏法传授给我。

胖子的命并不比我强多少，他爹是我爸爸剧团的同事，他家祖传的绝技是竹笛。上小学的时候，我们都已能演奏几十首曲目。父亲满怀希望地把我们送到学校的乐队，老师却说，学校只收西洋乐器的学员。望着那些人高马大，手里举着金光灿灿铜号的大班同学，我俩即羡慕又惭愧。胖子说：“看看人家家伙的颜色、口径，看看人家的身板，我们就别指望了，无论是你的中阮，还是我的竹笛，早就没人听了，我们还是改行吧。你那个拨弦玩具，一点儿音量都没有，难怪没人喜欢。”

胖子的话听起来很不受用，可在学习美声这件事上，我俩是死党。在我们的眼里，美声是世界上最优美的唱法，那些通俗的歌曲都不堪入耳，特别是那些嗓音不高，喜欢扭捏作态的流行歌手，让人听着腻味。

全班的同学对我俩的观点都有些保留，唯有葛鸣例外，她是班里唯一的“美声女侠”。

三

葛鸣是一个很内向的女生，与男生说话之前必定会脸红。可能是因为她的古典气质，她同大多数女生总是合不来。可一旦谈到西

洋歌剧，她的脸上便会泛出红晕，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。我和胖子有点怕她，一旦让她缠上了，她一定逼着你听她唱一段，让人无处可逃。她总是追着听众满教室乱跑。有时候，我和胖子觉得，与葛鸣为伍是歌剧的一大灾难，这让许多本不了解西洋乐的普通人心生误解。葛鸣的嗓音有点男性化，五音不全且毫无节奏，难能可贵的是她总在歌曲一开头就跑调，等到结束前又神奇般地把曲调找回来。

“你们太out了。”班里的多数人总这样说我们，“西洋歌剧是文物，现在流行的是周董，Jay Chou和Jolin Tsai的歌。”

我和胖子并不讨厌周杰伦和蔡依林，觉得他俩都挺有才的。可听大家这么一说总让人很气不愤。这时就会想到葛鸣，我俩会用鼓励的眼神朝她望一望，她立刻会心领神会，走到说这话的人面前同他辩论。葛鸣读过不少书，熟稔基础乐理和音乐百科知识，她会不厌其烦地向对方解释美声的优点，即使对方戴上耳机她也不停下来，最后忍无可忍的同学多半会选择撤离教室。望着空下的椅子，葛鸣有一种孤独的成就感，也只有这时候，我们会心存感念，觉得她是我们一伙的。

我和胖子想学美声的另一个原因：半年后区里将举办一次美声大奖赛，获奖的选手可以在明年升高中的时候加分。为此，我们软磨硬泡，终于得到了在商老师家试训的资格。

离着小山还有半里路，合唱队激昂的声音一阵阵地飘过来。河

对面，另一只合唱队也扯开嗓门，一点没有输给这边的意思。

“快，跟上。”葛鸣兴奋地喊着，甩开我和胖子飞快地跑向人群。我和胖子拖着脚步，有些犹豫地跟在后面。

我们是来“投靠”公园合唱队的，商老师不收俺们，自有其他可以练唱的地方。

隔壁的阿姨说，这个公园里有支超级火爆的合唱队，每逢星期天，总有几百名来自全市的合唱爱好者聚集在这里，那阵势真是地动山摇。我们翻过小山，看到了这支蔚为壮观的合唱队全貌。领头的光头大爷，手里搂着一把提琴，另一只攥着弓子的手正热情地打



着拍子，等大家齐唱起来，他就拉起提琴，加入了乐队的伴奏。

葛鸣已经唱得两眼放光，她很快融入了大伙，时不时地还同身旁的大妈用眼神交流一下。我和胖子呆站在路旁，感染着大家的热情，就是没有加入的意思。从专业角度来说，合唱队的大爷大妈们热情有余，技巧不足。从小接受音乐训练的胖子和我，已经习惯了标准的音高和节奏，这样乱哄哄的大杂唱，让我俩有点头晕目眩。

“这是什么玩意啊，太没水准了。”站在我们身边的一个中年人愤愤地说，“我随便的一个学生都比他们强，都能唱到 high C 以上。”

我和胖子对视了一眼，然后渴望地盯住这位中年人。他的头发脱了一半，胳膊下夹着一本歌剧乐谱，正滔滔不绝地讲解着美声的要领。望着他硕大的喉结，我们相信他一定是一位出众的男高音。



这个中年人名叫李奇，据他说曾经是少年宫合唱队的教师。我们和李奇约好，晚上到湖边练唱。

闭园的时候，我和胖子好不容易翻过那道铁栅栏。湖面静悄悄的，漫天的星光映在静静的水面上，柳枝轻拂在湖面上，发出柔和的沙沙声。

李奇早就到了，看见我俩的身影，他使劲捻灭手上的烟头：“来啦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们开始吧，”李奇从兜里掏出一支音笛，嘭地吹了一声，“这是6，你们按照我的方法练，保证一个月后让你们都成为high C王。”

“哦耶——”胖子很无礼地捶了我腰眼一拳。我们扯开嗓子，跟着李奇大声唱起来。

李奇的方法同商老师循序渐进的方法有些不同，他喜欢三度相连的和弦连唱，没唱几次就进入我们谈之色变的高音区。

“用丹田，一定要气出丹田。”李奇噼啪拍着小腹，然后又把我俩的肚皮敲得山响。在他的鼓励下，我们还真有一两次冲过了自己的音域极限。李奇用音笛不断校正着我们的音高，“快了，快了！我们马上就要冲到High C了。”

我们高唱起意大利歌曲《我的太阳》，虽然在黑暗里，我能感到胖子跟我一样，激动得热血澎湃。

“停！”一声厉喝，“大晚上的，唱哪门子‘太阳’？”

举目四望，我们被包围了！

几个蓬头垢面的保安把我们围在当中，无数只手电光柱在我们脸上晃着，一个人手中的棒子不小心掉在地上，砰的一声让人胆战心惊。

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歌手。”

“歌手？哪家歌手大夜里到公园里练声？都几点了？说！怎么进来的？”

“说！刚才我们一追就没影了，在河对岸瞎嚎的那个是谁？”

解释是徒劳的，做过笔录后，沉默的我们被保安们押送出境。

公园对面是一家老干部疗养院。生活规律的老人，最近入睡前总受到人为噪音的干扰，所以公园的保安加强了巡逻。

“李奇的方法不行。”胖子悻悻地说，“我回家将手机里的录音对照了一下钢琴，我俩根本没有穿越换声区，只是在原地踏步。”

百无聊赖的我和胖子用阮和笛子胡乱协奏着一曲《菊花台》，脑子又突发奇想：“我们去找老沙吧，他说不定会有好办法。”

老沙是英文Shakespear的简称，中文意思是沙撕劈哑。他是我的师兄，也是最早离开民乐投身摇滚的乐手之一。他以前跟我一样，是弹中阮的，自从改练吉他后，整个人变得很颓废。他在一所艺术学院学习，听说他总在闹市一条地下通道里演唱，有不少铁杆的拥趸。

我们找到老沙的时候，他正在练功呢。他一脸的胡子和乱发不见了，下巴光亮脑门油光，让我和胖子有点不适应。老沙见到我俩，热情地把我们拽进宿舍，向我俩介绍他的新朋友兼老师，戏校的学生铜锤花脸二愣。

老沙很得意地告诉我们，他要在自己的“地道摇滚”里加上一段京剧的说唱，名字叫作Chinese Rapping。二愣是他在公园里弹

唱时撞上的，起先俩人谁也不服谁，切磋了一下，彼此惺惺相惜，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。现在戏校解散了，二愣现在每晚都到茶馆里唱京戏，闲得没事儿，就来指教一下老沙的唱腔。据老沙说，经过二愣的调教，自己苍凉、沙哑的嗓音中，多了一丝高亢和浑厚。看我俩不相信，老沙特意唱了两句自己的新歌。果然今非昔比，唱到高音时，老沙居然不费力地一跃而过。

轮到二愣了，他两眼放光，剑眉倒竖，架子一端，哇哇呀呀地唱起来，那声音震得我和胖子两耳嗡嗡响。一段唱罢，又是一个精彩的亮相，看得让人入迷。

“老沙，我们今天来找你，一是向你请教，二是拉你入伙。”我兴奋地说，“区里要举办美声大赛了，我们可以组成一个三人合唱队，不是有个女生合唱团叫‘黑鸭子’吗，我们就叫‘狗兄弟’好了。”

“我看，我们还是组成个四人合唱团吧，像美国人的‘理发师四重唱’一样，弄一个无伴奏合唱，有了二愣，我们就有了全市最棒的高音声部，看看谁还能挑战我们。”胖子补充说。

“对啊，对啊，有了二愣，咱们肯定能拿第一啦。”望着老沙通红的脸，我知道我们的提议已经让他热血沸腾了。

二愣倒是出奇地镇静，根本没有理会六只盯着他的大眼睛。他若有所思地坐在宿舍里唯一的一把椅子上，半天才捏起老沙的大号瓷缸上的盖儿，说：“倒水，以后我要喝好茶叶，别老拿茶叶沫来糊弄我。”